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NANKAI LINGUISTICS

南开语言学刊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编

2015年

第**1**期

(总第25期)



商務印書館

南开语言学刊

Nankai Linguistics

2015 年第 1 期

(总第 25 期)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创于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语言学刊. 2015 年, 第 1 期; 总第 25 期/南开
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编.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2015

ISBN 978-7-100-11573-5

I. ①南… II. ①南… ②汉…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04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ÁNKĀI YŪYÁN XUÉKĀN

南 开 语 言 学 刊

2015 年 第 1 期(总第 25 期)

南开大学文学院 汉语言文化学院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1573-5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39.00 元

《南开语言学刊》编辑委员会

顾问 王士元 刘叔新 黄正德
主编 石 锋
副主编 冉启斌

编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洪君	冯胜利	邢向东	朱庆之	朱晓农	刘丹青
江蓝生	孙茂松	麦 耘	远藤光晓	李行德	李宇明
吴福祥	沈国威	沈家煊	张洪明	张 敏	陆丙甫
岩田礼	罗仁地	罗 端	袁毓林	徐大明	唐钰明
黄 行	曹志耘	储泽祥	游汝杰	蔡维天	潘悟云
魏培泉					

编务委员会(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庆株	王红旗	孔祥卿	石 锋	卢福波	冉启斌
李 兵	杨 琳	张文忠	张洪明	周 荐	施向东
郭继懋	曾晓渝	潘家荣	意西微萨·阿错		

编辑部主任

王 萍

本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

目 录

• 特稿 •

关于“汉藏音轨”问题的再思考之一

——对俞敏先生上古音体系几个问题的讨论 施向东 1

• 语音 •

汉语普通话声调的听觉感知格局 荣 蓉、王 萍、梁 磊、石 锋 11

普通话拟声词阴平一统天下的三个谜题 王 珏 25

试论豫北晋语入声舒化的方式 支建刚 38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韩国女性汉语口语韵律研究 陈 默 47

状中结构和述补结构感叹句的语义重音比较 邓文靖、石 锋 56

• 日本学者亚洲语言声调研究专题 •

【主持人语】 远藤光晓 62

山西沁源方言双字调的语音声学分析 八木坚二 63

畬语的调类演变与“浊上归去” 中西裕树 68

藏语所谓康方言中的“声调”语音特征 铃木博之 74

现代越南北部方言青年层的声调 近藤美佳著,陈 晓译 79

• 语法 •

“V+N1+的+N2”式歧义结构在句中加工的

眼动研究 于 秒、闫国利、石 锋 85

“聚集”义动词“都”的形成及其语法表现 谷 峰 94

关于以使令动词“让”为标记的特殊功能句型 温云水 103

关于主题句语体差异的考察 李宗江、张慧如 109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吾”的出现时代及消失原因分析 朱 红 120

• 词汇与文字 •

方言词“尢”“𠂔”的由来	杨 琳 126
天津年轻女性称谓语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燕 芳、王 倩 132
委婉语心理机制新探 ——层次网络模型、搜索路径和心理距离	张文宇、钟 俊 141
纳西东巴文文字单位研究述评	白小丽 149
《南开语言学刊》稿约	61
<i>Linguistics in China</i> 稿约	93
《语言学译林》稿约	140

Contents

Feature

- The Deep Reflections on the Sound Law between Sino-Tibetan
——The Discussion on a Few Problems about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Shi, Xiangdong 1

Phonetics

- Tone Perception Pattern in
Mandarin Rong, Rong; Wang, Ping; Liang, Lei & Shi, Feng 11
- The Three Riddles about the High and Level Tone Ruling
All the Onomatopoetic Words of Mandarin Wang, Jue 25
- On the Laxation of the Entering Tones in the Jin Dialect
in the North of Henan Zhi, Jiangang 38
- The Chinese Prosodic Boundaries Production of CSL Learners of
Female Korean Speakers Chen, Mo 47
- Comparative Studies on Semantic Focus between Adverbial
Modifier Structure and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
Exclamation Sentences Deng, Wenjing & Shi, Feng 56

The Special Column “Aspects of Tone in Asian Languages”

- An Acoustic Analysis of First Syllable Tones in the
Qinyuan Dialect Yagi, Kenji 63
- Tonal Development of the She Language and
“Zhuo Shang Gui Qu” Nakanishi, Hiroki 68
-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nes” in So-called
“Khams Dialect” of Tibetan Suzuki, Hiroyuki 74
- Present-day Northern Vietnamese Tones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Young People Kondo Mika 79

Grammar

An Eye-movement Study on the Processing of “V+N1+的+N2”

Ambiguous Phrases in Sentences Yu, Miao; Yan, Guoli & Shi, Feng 85

Notes on the Verb DOU(都) “gather” in Old Chinese:

Diachrony and Syntactic Considerations Gu, Feng 94

A Study on Special Functional Sentence Patterns with the Marker of

Verb RANG(让) Wen, Yunshui 103

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hinese Topic-prominent

Sentences Li, Zongjiang; Zhang, Huiru 109

On the Emerging Age and the Vanishing Reason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First Person Pronoun WU (吾) Zhu, Hong 120

Lexicology & Orthography

The Source of the Dialect Words GA(尢) and GA(仝) Yang, Lin 126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f the Addressing Terms

for Young Women in Tianjin Yan, Fang; Wang, Qian 132

A New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Euphemism—Hierarchical Network Model, Search

Paths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Zhang, Wenyu; Zhong, Jun 141

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aracter Units of

Naxi Dongba Script Bai, Xiaoli 149

关于“汉藏音轨”问题的再思考之一^{*}

——对俞敏先生上古音体系几个问题的讨论

施 向 东

提 要 本文根据俞敏先生在《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汉藏同源字谱稿》及其他文章中的观点,尝试整理出了俞敏先生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并在它跟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若干修正的意见:1.对上古音宵部、药部、蒸部进行了构拟;2.对之部进行了重新构拟;3.对音节起首和韵尾的复辅音系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汉藏比较 音轨 汉语上古音 复辅音

一 题解

六十多年前,俞敏先生在《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一文的附录中提出了“汉藏韵轨”的概念。“韵轨”是“音轨”的一部分,指的是音韵对应规则。^①该附录的注解中说:“过去研究韵部的成绩比声纽好,所以我也光做得了韵的比较。”这就解释了该附录为什么以“汉藏韵轨”命名而不说“汉藏音轨”。1989年,俞敏先生在《民族语文》第1、2期发表了《汉藏同源字谱稿》(以下简称《谱稿》),并在该文“提要”中说:“本文是我在《燕京学报》第37期(1949年)上发表的《汉语的“其”和藏语的 gji》附“汉藏韵轨”的全稿,原稿是根据 Jäschke 字典编成的。收了600左右个字,现在经过增订删改,成了目前这个样子。汉语和藏语同源这个问题,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80.1号上《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里用上古史(《国语·晋语》《后汉书》)资料证明了。现在的工作是从相应的‘韵’的对应关系找同源字。如果说德语 Bein 等于英语 bone, allein 等于 alone,那么 Stein 准等于 stone。本谱就是有资格算同源的词汇,希望进一步求‘声母’对应的规律——这些因为有添头、添前字影响,比较难懂。”由此可知,《谱稿》已经不限于探究汉藏同源字韵母的对应,而是同时致力于探究声母对应的规律,因此再以“汉藏韵轨”来称呼就不能覆盖其全貌了。因此本项研究以“汉藏音轨”为主题展开论述,以避偏颇。而本文首先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项目名称:“基于大型词汇语音数据库的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项目号:12&·ZD174),特此说明。

^① “音轨”一词现代指 soundtrack,是音序器软件中看到的一条一条的平行“轨道”,对应于音乐的每一个声部。而本文的“音轨”指 sound law。

着重对俞敏先生的上古音体系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

《谱稿》分五栏,比“汉藏韵轨”多出了三項内容:①王力先生给汉字拟的上古音(以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为准);②藏语指向,即藏文透露的古汉语音;③汉字在经籍里的用例。第③項是为了说明该字跟藏语某词同源的依据,例如藏语 bris 写,《谱稿》以“笔”为同源词,举《汉书·礼乐志》:“笔则笔”为证。按《汉书·礼乐志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注:“师古曰: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笔者谓有所增益,以笔就而书也。”“笔”做动词用,是“书写”义,就与藏语 bris 意义对上了,解释了读者可能产生的“名词‘笔’为什么可以跟动词‘写’为同源词”的疑问。第①項给汉字注上古音,表明俞敏先生认为汉藏同源词的比较,语音上的比较不能用现代音,也不能用中古音,^①而必须用上古音为参考。但是为什么还要有第②項呢?这表明俞敏先生对目前一些学者对汉语上古音的构拟还是不满意。他对上古音的构拟有自己的看法,在《谱稿》中“藏语指向”这一栏,其实就是俞敏先生心目中的汉语上古音,只是他比较谨慎,所以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上古音构拟系统而已。

俞敏先生对汉语上古音的见解,在《谱稿》及之前的文章中都有论述。比如对入声的韵尾,诸家都构拟为清塞音-p、-t、-k,而他认为应该是浊塞音-b、-d、-g。(俞敏,1979)除了阳声的鼻音韵尾、入声的塞音韵尾外,他认为还有其他的韵尾。在《论古韵合怙屑没曷五部之通转》一文中,他主张收唇塞音的入声字孳乳出的去声字有-d韵尾;在《谱稿》的“例言”中,他修正了这个主张,认为这个词尾应该是-s。(俞敏,1989b)“例言”还提出:“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在声母前头能有藏文叫‘添前字、添头字’的辅(元)音。……也许还有别的也保不齐。”添前、添头的音,“b、d、m 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浊;s 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送气或擦;a(东按:a 是藏文 a 的转写,或转写作 h、f、v 等)能影响后头的主元音变开;r 能影响后头的音节增加 i 类介音”。(俞敏,1989b)他还主张重组三等字上古有 r 介音。(俞敏,1949)

俞敏先生对“汉藏音轨”的思考是创造性的,遗憾的是这一创造性的工作还没有完满他就驾鹤西去。因为我是俞敏先生的弟子,经常有人问我,俞敏先生的古音构拟体系是什么样的?我很难回答。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本文的目的,是根据俞敏先生在《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谱稿》及其他文章中的观点,尝试整理出俞敏先生的汉语上古音体系,并在它跟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若干修正的意见。

二 俞敏先生的上古音体系试拟

汉语上古音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各阶段的语音由于演变而有不同的面貌。俞敏先生在《论古韵合怙屑没曷五部之通转》一文中就揭出“殷、殷末、周初、晚周、汉”五个阶段。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以下简称《对音谱》)给出的是汉语上古音最后阶段的面貌:

^① 有学者主张用汉语中古音跟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音比较,理由是藏文产生于7世纪,相当于汉语中古期。此论讹谬,说见施向东(2007)。

声母

k 见	kh 溪	g 群,匣 ¹	n̄ 疑
t 端	th 透	d 定	n 泥
p 帮	ph 滂	b 並	m 明
(ts) 精	(tsh) 清	(dz) 从	
(tʂ) 庄	tʂh 初	(dʒ) 床	
y 喻		l 来	v 匣 ²
ś 审	ʂ 山	s 心	h 晓

韵部

阴	歌 al	鱼 a	幽侯 u/o	宵 au	脂支 i ir	
入(去)	泰 ad as	/	/	/	至 id ed is	队 ud us
阳	元 an	/	/	/	真 in en	諄 un
阴	/	之 ei				
入	/	职 eig		盍 ab	缉 _甲 ib	缉 _乙 ub ob
阳	清 in	蒸 ein		谈 am	侵 _甲 im	侵 _乙 um om

但是这个音系跟《谱稿》中“藏语指向”所显示的汉语古音有不小的差距。按照多数学者的理解,汉藏语言远在后汉之前的两千年就已经分化,那么越早期的汉语就应当与早期藏语越接近。所以要与藏语比较,我们应该找寻尽可能早的汉语语料。根据后汉三国的语言材料得出的其时的音系显然不适合进行“汉藏音轨”的研究。

下面的表是我们根据俞敏先生在《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ji》《谱稿》及其他文章中的观点,尝试整理出来的,它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俞敏先生心目中上古早期汉语音系。

表 1 上古早期汉语韵部表

元音		a	o	u	e	i	ei	ai
收喉	阴声	a 鱼		u 幽	e 支		ei	ai
	阳声	an / aŋs 阳	on 东 C	un 东 A	en 耕 A/C	in 耕 B		
	入声	ag / ags 铎	og 屋	ug / ugs 沃	eg / egs 锡	ig / igs 职		
收舌	阴声	al 歌/元 B	ol 微 D or 微 B os 微 E	ul 微 C ur 微 A	el 諄 E er 脂 D es 脂 F/H	il 脂 E ir 脂 C is 脂 G		
	阳声	an 元 A/B	on 諄 C on 元 C	un 諄 A/B/D	en 真 B	in 真 A		
	入声	ad / ads 月 ads 祭	od 术 B	ud 术 A	ed / eds 质 B ed 术 C	id / ids 质 A		
收唇	阴声							
	阳声	am / ams 谈	om 覃(冬)B	um 覃(冬)A	em 侵 B	im 侵 A/B		
	入声	ab / abs / ads 盍	ob 合 B	ub / uds 合 A	eb / eds 缉 B	ib 缉 A		

注:《谱稿》各部是从藏文形式出发进行分类的,因此“之部”A类包括 ai 和 ei,B类是 ai,本表将 ei 系于 A

类,ai 系于 B 类,是从汉语上古音分类的角度出发的,其他各部亦有类似情况,特此说明。

表 2 上古早期汉语声母表

声母	单辅音	复辅音	备注
1. 见	k	kl, kr, ky, kw; ak, aky, akr, bk, mk, rk, sk; khy, mkh, mkhr, mkhw, rg	“a”不是元音[a],而是[ɦ],下同。
2. 溪	kh	kh, khy; akh, akhy, akhr, bk mkh, rkh; sk, skr	
3. 群	g	gr, gy; ky, ak, rk, akhy, stsh, mky	
4. 疑	ŋ	ŋy; sŋy, mgy, ag, rg; ń	ń < ŋy
5. 端	t	bt, mt, rt; mth, rd, aky; tr, kr, skr	
6. 透	th	ath, mth, rth, sth; kh, rth	
7. 定	d	dr, dy; ad, bd, md, rd; adp, at, mt, rt, rb, rs, mr	
8. 泥	n	rn; sny; mń; rl, md, ń	
9. 帮	p	pr, py, pw; ap, apy, apr, dp, mp, rp, sp; aph, aphy, mph, rph	
10. 滂	ph	phr, phy; aph, mph; ap, rp, am	
11. 並	b	bl, br, by; abr, aby, rb, rlb; pw, mphy, ap, apy, mp, rph, rphy	
12. 明	m	mr, my, mw; am, rm, sm; mby	
13. 精	ts	ats, bts, mts, rts, rtsy, stsy; btsh, dzw, bdz, rdz, ath, st	
14. 清	tsh	atsh, gtsh, mtsh, rtsh; tśh, sts, sdr	
15. 从	dz	dzy; adz, rdz; ats, mts, rtsy, atśh	
16. 心	s	sy; as, ms, rs; stsh, stshw	
17. 邪		adzy, dzy, rz, sk, gs, atsy	
18. 章	(ts)	tr, ty, dr, rd, rt, rts, st, mth, mtś, mkr, atśh, sdr, sthr, rtsh	
19. 昌		mth, rth	
20. 船		dzy, rd, d, dz	
21. 书	(ś)	sth, stsh, rs, rth	
22. 禅		dzy, rdz, dr, adr, ady, as, rts, rs, mth	
23. 庄		rts, tsr	
24. 初		rtsh, rtshr, stsr	
25. 崇		dź, atś	
26. 生		sr, rs, sth, stshr, gs, zy	
27. 影	∅	r, k, y, gy	
28. 晓	x	skh, skhr, rskh, gr, gy, xtsh, skw, sm, sn	
29. 匣	g	gr, gy, gw; ag, agr, agy, dgy, mg, rg; ak, akh, rk, rx, xr, wr, bk, mk, w, y	
30. 喻(以)	y/l/r	dzr, dr, adz, ak, ld, rdz	
31. 来	r/l	ry, rl, gl, kl, gr, br	
32. 日	n/ń	an, rn, sn	

注:①原文没有“声母”的名目,是我们整理时为了便于比较和对照而加上的。

②本表将 y、w、r、l 等通音当作辅音看待,亦可视为辅音性介音,它们相当于藏文的下加字(添足字)。

③个别声母的“复辅音”栏内有少数单辅音,把它们看作来源于复辅音,如疑母 $\acute{u} < \eta y$,匣母 $w < \gamma w < gw$,影母 $w < ?w$,等等。

④各声母的音存在交叉现象,如 g 同时见于群母和匣母, sk 同时见于见母和溪母, rk 同时见于见母和群母,端母和定母都有 rt ,晓母和明母都有 sm ,而 dr 则并见于定母、章母、禅母和喻(以)母。这说明上古声母跟中古声母不是直线对应的关系,其中的规律需要更加仔细地寻绎。

分析以上两表,并且与以往诸家的古音构拟相对照,我们发现俞敏先生的上古音观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并不拘泥于“一部一元音、一部一韵尾”,一个韵部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元音,也可以有两个或多个韵尾(包括零韵尾)。如支部只有一个元音 e ,之部分为 A 、 B 两类,分别为 ei 和 ai ,元音有别,韵尾则同。脂部分为七类,有 i 、 e 两个元音,有 $- \emptyset$ 、 $-l$ 、 $-r$ 、 $-s$ 四个不同的韵尾。

第二,上古韵尾不同于中古韵尾之只有九类(阴声 $- \emptyset$ 、 $-i$ 、 $-u$ 、入声 $-k$ 、 $-t$ 、 $-p$ 、阳声 $- \eta$ 、 $-n$ 、 $-m$),而是多出 $-l$ 、 $-r$ 、 $-s$ 三类阴声;入声收浊塞音 $-g$ 、 $-d$ 、 $-b$ 尾。表中无收 $-u$ 尾的字,但是上古音中应该有。《谱稿》未收宵部字,而《对音谱》给出的宵部音值正是 au 。可以推知上古早期宵部字正是收 $-u$ ($-w$) 音。另外,俞敏先生的上古韵尾有复辅音,入声韵部除了有 $-g$ 、 $-d$ 、 $-b$ 韵尾外,还有 $-gs$ 、 $-ds$ 、 $-bs$ 韵尾。

第三,阴阳入相配的关系与王力(1982)、李方桂(1980)诸家不同,脂部既与收舌的阳入声相配,又与收喉的阳入声相配,这一点不仅得到汉藏同源词比较的支持,也得到汉字谐声材料和先秦韵文押韵材料的支持。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得到的结论也支持俞敏先生的这一观点。

第四,关于上古音声母,俞敏先生(1989b)明确主张存在复辅音:“古汉语的音节结构,在声母前头能有藏文叫‘添前字、添头字’的辅(元)音。……也许还有别的也保不齐。”从表2可以看出,俞敏先生心目中的上古音声母,在基本声母辅音之前可以有 $a/b/d/g/m/r/s/l/x$ 等辅音,在基本声母辅音之后可以有 $l/r/w/y$ 等通音(流音、半元音,也属于辅音)。这种音节结构与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的音节结构是一致的。也得到汉字谐声、通假、联绵字等语言材料的一致支持。(施向东,2013)

汉语上古音体系是中古音的源头,上古声韵母的特征有些在中古音中保留下来了,有些特征消失了,这是事物发展的惯常现象。我们不能因为中古音系统没有某种特征而推断上古也一定不可能有。俞敏先生根据汉藏同源词比较得到的汉语上古音声韵系统,有些与传统音韵学方法获得的结论一致,有些却超出了传统方法的局限,获得了前人无法获得的结论,我们对此应该张开双臂去欢迎,而不应视之为“离经叛道”的“无根之谈”。学界某些反对复辅音学说的论点,持论者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过、思考过俞敏先生的这些重要著述和观点。

三 对俞敏先生的上古音体系几个问题的讨论

讨论“汉藏音轨”要涉及的问题很多,汉语上古音体系的构拟是其中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讨论透彻了,汉藏之间的比较才有牢靠的基础。而要搞清楚汉语上古音,离开汉藏比较的大视野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这两者其实是互动的、互相促进的。

上述俞敏先生的上古音早期韵部表,是我们根据《谱稿》的对音照王力、李方桂、郑张尚芳诸家的上古韵部表仿造的。^① 但是其性质有一些不同,王、李笃守“一部一元音、一部一韵尾”的信条,韵部之间界限分明,表中除了空格外,每个格是且只是一个韵部(李方桂虽然未将阴入分开,实质上也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古音系统可以说是“理想系统”,是研究者出于理论的假设和研究的方便构拟的系统,与实际的语音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郑张尚芳的系统不遵守“一部一元音、一部一韵尾”的假设,一个韵部可以分布于表中不同的格,意味着一个韵部可以有多个元音和多个韵尾。但是郑张的表的每个格也只能对应一个韵部或韵类。而在上述俞敏先生的上古音早期韵部表中,不但一个韵部可以分布于表中不同的格,而且一个格也可以容纳不同的韵部或韵类。如侯部可以有 o/u 两个元音,脂部可以有 i/e 两个元音,也可以有-Ø/-l/-r/-s 不同的韵尾;在韵腹为 e 元音各部中,收喉阴声的格里既有支部,又有脂 B,收舌入声的格里既有质 B 又有术 C, a 元音收舌阴声的格里,既有歌部又有元 B,等等。这种情况表明,主要依据《诗经》押韵归纳的上古音韵部对更早期的汉语语音事实的涵盖能力是有限的,既有的上古音韵部的范畴在汉藏比较研究中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或改变。

关于韵部,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本表没有收入的宵部、药部、蒸部,在上古早期的语音系统中有没有地位? 除了 a/i/u/e/o 五个元音外,上古汉语还有没有另外的元音? 韵尾-i 在俞敏先生的上古早期音系中非常特殊,仅仅出现在之部,而之部又孤悬于表之一隅,与其他韵部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 韵尾-u(-w)究竟有没有? 如果有,它与其他韵部的关系如何? 在表中应该列于什么位置? 这些问题相互之间也有交织,如宵部、药部与韵尾-u(-w)有关,蒸部问题与之部问题有关。下面分别来讨论。

《谱稿》没有收宵部、药部字。如果它们是单元音韵母字,那么按照俞敏先生的五元音体系,不管它们的声母和韵尾是什么,总是有可能在藏语中找到同源字的。那么只剩一种可能,就是这两部字不是单元音韵母。最大的可能是它们有韵尾-u。《对音谱》构拟的上古末期即后汉三国时代的宵部(即宵部)音值就是 au。宵、药部没有合口字,正好证明它有-u 尾,排斥了-w 介音产生的可能。宵部是 au,药部就是 aug(李方桂作 ak^w,郑张尚芳作 awg)。一个音节既有元音韵尾又有辅音韵尾是可能的,现代汉语方言福州话就有 ouŋ、ouʔ、eiŋ、eiʔ、øyŋ、øyʔ 等

① 王力的上古音韵部表见王力(1982:13);郑张尚芳的上古音韵部表见郑张尚芳(2003:168);李方桂(1980)没有给出这样的表来,我们可以根据其体系拟出:

元音	阴声	入声	阳声	
ə	1 之部 əg	ək	2 蒸部 əŋ	
	3 幽部 əg ^w	ək ^w	4 中部 əŋ ^w	
		5 缉部 əp	6 侵部 əm	
	7 微部 əd	ət	8 文部 ən	
a	9 祭部 ad (iad,uad)	at (iat,uat)	11 元部 an	10 歌部 ar
		12 葉部 ap	13 谈部 am	
	14 鱼部 ag	ak	15 阳部 aŋ	
	16 宵部 ag ^w	ak ^w		
i	17 脂部 id	it	18 真部 in	
	19 佳部 ig	ik	20 耕部 iŋ	
u	21 侯部 ug	uk	22 东部 uŋ	

韵母。(袁家骅等,1989)宵部的韵尾-u 跟谈部、盍部的-m 尾、-b 尾都具有[+唇部]的区别特征,所以它既可以作为与药部相配的阴声,也可以作为跟谈部、盍部相配的阴声。郑张尚芳(2003)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在《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一文中引据汉语文献和汉藏比较的大量例证,说明汉语宵部字可以跟藏文收-m/-b 的词比较。因此,上古汉语早期的音系中应该有宵部的地位,它可以填补以 a 元音为韵腹的收唇阴声的空格。幽部与侵、缉部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

之部构拟为 ei/ai,成为俞敏先生上古汉语早期音系中唯一收-i 韵尾的韵部,与其他韵部格格不入。按《诗经》时代的汉语音系,之部与职部以及《谱稿》中阙如的蒸部是一组阴阳入相通转的韵部。蒸部的阙如,之部又构拟为 ei/ai,在俞敏先生的上古汉语早期音系中职部只好跟脂 A 和耕 B 成为一组。这需要有说服力的解释。按,之部构拟为 ei/ai,并不是来自藏语同源词形式的启示。《谱稿》所列之部十例,藏语元音都是 i 或 e。藏语没有元音为-ei/-ai 的词根,只有在某些语法形式中才会出现-ei/-ai,如 amrai-sing 芒果树,amra(芒果)来自梵文 āmra,amrai 是在词中作 sing(树)的修饰语时的屈折形式;ṇai-sems 吾心,ṇai 是 ṇa(吾)在词组中作 sems(心)的定语时的属格形式;dei-chuṇ-ma 彼妻,dei 是 de(彼)在词组中作 chuṇ-ma(妻子)的定语时的属格形式,等等。《谱稿》之部的“藏语指向”之所以作 ei/ai,可能是受到《对音谱》中之部音作 ɐi 的暗示。我们认为,之部的上古早期形式构拟为单元音 *i 为好。高元音 *i 到上古后期裂化为复合元音 *ei,到中古分化为 ɐi/wɐi(哈/灰)、ai/wai(皆)、ji(之)wi(脂),而合口的 **i 到上古后期变为 *u,转入尤侯部,如《对音谱》所收的“丘 kṣu、邱 khu、富 pu、菩 bu”都是上古之部字,到中古又变成 ou/jou(侯/尤)。从汉藏比较的角度看,我们有以下的音变程序:

汉藏共同语的 **i → 上古汉语 *i → 上古后期 *-ei → 中古 哈/灰 ɐi/ wɐi

→ 皆 ai/ wai

→ 之/脂 ji/ wi

*-wɪ → *-u → 中古 侯/尤 ou/ jou

汉藏共同语的 **i → 藏缅语 *-i → 书面藏语-od(如 fiod-pa 有,存在:有)

→ -i(在 y 之后,如 gyi 领属标记:其;或在舌根辅音前,如 atshigs-ma 渣滓,沉淀:滓)

*-ə → 书面藏语-a(如 r na 耳朵:耳)

→ -u(在舌根辅音前,如 adug 有,在:有)

汉语之部字跟书面藏语中 od 对应的非常多,我们在《上古汉语之部与藏语的对应》(施向东,2012)一文中论之甚详。书面藏语的 od 跟汉语上古晚期的 ɐi、中古的 ɐi、ai 当是平行的发展,都是高元音裂化所致。

之部如果是 *i,那么蒸部为 *-iŋ,这在藏语中可以找到一批同源字,如:

藏语

汉语

gling-ma 陆地,洲

陵《说文》:“陵,大阜也。”《广雅·释邱》:“陵,冢也。”

ring-bo, ring, rings 长

倭《广雅·释诂》二:“倭,长也。”

gzengs 高,高度

曾《淮南·冥览》注:“曾,高也。”

steng 上,升,登

atshengs 胜利

brdzang, brdzangs 馈送

tshang 家,屋,窠,巢

sdang-ba 憎恨,衔恨

dang-ga 心口,胸口

adang, dwangs-ma 使水清

登《尔雅·释诂》:“登,升也。”

胜《礼记·聘义》:“胜,克敌也。”

赠《礼记·文王世子》疏:“赠,送也。”

槽《礼记·礼运》“三夏则居槽巢。”

憎《广雅·释诂》三:“憎,恶也。”

膺《说文》:“膺,匈也。”

澄《方言》十二:“澄,清也。”

这些材料的补充,可以使《谱稿》建构的上古早期古韵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

《谱稿》比“汉藏韵轨”进步之处,不仅在于篇幅扩大,词例更加丰富,而且在于探索“韵轨”,更增加了对声母对应规律——“声轨”的探索。在此我们将讨论几个与此有关的声母问题。

从上述俞敏先生的声母表我们可以发现,汉语上古早期声母与中古声母是两个虽有联系却区别巨大的体系,如果我们固执于现代人所习惯的“声母”观念,就不能理解和接受上古声母的体系。有些学者认为一种语言不可能有那么复杂的声母,其实是对汉语以外的语言太不了解了。藏缅语族里,书面藏语有 222 个声母(其中单辅音声母 30 个,二合复辅音声母 115 个,三合复辅音声母 71 个,四合复辅音声母 6 个),书面缅甸语有 100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32 个,复辅音声母 68 个)。就现代活语言来说,嘉戎语有 237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34 个,二合复辅音声母 179 个,三合复辅音声母 24 个),道孚语有 300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49 个,二合复辅音声母 217 个,三合复辅音声母 34 个),却域语有 193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50 个,复辅音声母 143 个),扎坝语有 124 个声母(单辅音声母 53 个,复辅音声母 71 个),等等。(黄布凡,1992)现代藏语巴塘话只有 48 个声母,拉萨话只有 28 个声母,却各自产生出 4 个声调作为补偿。上古早期复杂的声母系统里蕴藏了后来发生的音变(复辅音简化、新声母产生、声调产生等)的信息资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为复辅音的一部分,基本声母辅音之前的添前字、添头字(或称为前加字、上加字)具有语音、语法、构词等多种作用。俞敏先生在《汉藏虚字比较研究》(1984)一文中已经进行了阐述。《谱稿》主要着眼于研究汉藏音轨,因此在“例言”中仅仅指出这些成分对后头的辅音、元音、介音具有的影响。“例言”第四款指出:

1. b、d、m 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浊。2. s 能影响后头的辅音变送气或擦(这是梅祖麟世兄见教的)。3. a 能影响后头的主元音变开。4. r 能影响后头的音节增加 i 类介音。

李方桂先生曾经写过《藏文的前缀音对词根声母的某些影响》(1933),而《谱稿》则借助藏文着意探索汉语声母的上古早期形式,观察添前字、添头字对汉语基本声母辅音(词根声母)以及介音和元音的影响。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是不是仅仅限于上述“例言”指出的 4 种情况呢?

我们尝试根据《谱稿》提供的资料来分析这种影响。

m-不仅影响后头辅音的清浊,还影响后头塞音送气不送气,如 mkhwads 会、mkhab 夹甲、mkhreng 劲、mthal 多、mtheg 滴、mphī 妣、mphag 搏博、mthug 粥、mthem 枕^①,这些字 m-后

① 这些字的拟音均见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中“藏语指向”栏,即“藏文透露的古汉语音”,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头带送气塞音的音节,在中古都是“见、端、帮、章”等全清声母(即不送气声母)字。

s-不仅影响后头的辅音变送气或擦,也影响后头介音的有无。如 skhu 休麻、sthu 首收、stho 需、stsha 暑、skud 刷、spang 放、stshang 商、sngan 献、sngom 歆、snom 辘,这些词从藏文看元音都不是前高元音,元音前也没有出现-y-,但是与它们相对应的汉字在中古都是三等字。

a-不仅影响后头的主元音变开,也影响后头声母的清浊、送气和介音的状况:如 akor 遗、apul 排、akhyos 馈、akhag 饌、atib 蛰、apel 坟、akim 铃、akom 撼、apyam 范,这些字在中古都是浊声母字;aphu 保、aphir 飞、aphyegs 臂、aphun 颁,这些字中古都是全清(不送气)声母字;akes 阶、akhog 恣、akong 江、apong 邦、amang 盲、amangs 氓、akang 更、amug 瞽,这些字都是中古二等字,在上古当有介音-r-(按李方桂)。

r-不仅影响后头的音节增加 i 类介音,也影响后头的音节产生-r-介音,如 rga 遐、rgads 介、rseng 甥、rthag 坼、rsal 筵、rgam 岩、rxon 还、rtsam 斩、rtseng 争、rtshad 察,这些字都是中古二等字;rkeng 惊、rkad 揭、rgam 验,这些字都是中古重组三等字,此类字在上古也当有-r-介音。r-还对中古某些声母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如:rtsam 斩、rtseb 濺、rtseng 争、rtshad 察、rtshang 创,这些都是中古庄组字;rtug 筑、rdum 中、rthag 坼、rdu 畴、rdong 懂、rdong 冲、rdung 撞、rdads 滞,这些都是中古知组字;rpigs 富、rphug 复、rpun 粪、rphum 风、rpong 蜂、rlbol 腓、rphyag 缚,这些都是中古后期非组(轻唇音)字。

以上仅就《谱稿》提供的数据看,上古汉语音节的添前字、添头字对汉语音节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能够影响词根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介音的有无、元音的开闭,对上古一些声母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我们曾经在《汉藏语前缀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影响》(施向东,2000)一文中探讨过前置辅音对上古汉语声母和介音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种影响是探索汉语中古音系统的来源时无法回避的话题。

如果我们放眼藏文所反映的全部古藏语材料,我们更可以发现藏语添前字、添头字对声母系统的影响。古藏语在有添前字 g/d/b 和/或有添头字 s/r/l 的情况下,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是“全清-全浊”二元对立的,在有添前字 m/a 的情况下,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是“次清-全浊”二元对立的,总之是只有“清-浊”二元的对立。只是在没有添前字、添头字的情况下才有两清一浊的三元对立的情况。对这种极其规则的分布状态,我们能给的合理解释是:原始汉藏语的塞音系统是一清一浊的,前置复辅音保护了这种状况。藏文前置辅音 g/d/b 和上置辅音 s/r/l 使声母辅音不送气,前置辅音 m/a 使清声母辅音送气。因为前置复辅音的失落,才产生了三元对立的塞音/塞擦音系统。(施向东,2009)基于这一看法,我们认为,上述表 2 中复辅音声母既有 mk、mt、mp、mts,又有 mkh、mth、mph、mtsh 等是不必要的,而且也跟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的音节规则不一致。我们认为,构拟上古复辅音系统时仅需一套清塞音/清塞擦音就够了,可以取消送气塞音/塞擦音的构拟。

《谱稿》除“例言”外没有涉及声调问题。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有的话有几个声调,历来的学者争议纷繁。俞敏先生曾在《古四声平议》一文中主张周代汉语已有平上去入四声,但是文中有非常重要的一句:“世之言汉藏比较者多以藏语声调后兴,悬揣汉语亦尔。此固近情,惟不可与论周初之世耳!”也就是说,更早期的汉语,可能像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那样是没有声调